回望

九十九岁,他还在写与思

祝君波

我1972年入职上海出版界时,上海只有一家出版社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由一家社分成了九家出版社,而朵云轩也被批准成立上海书画出版社。正是在这一年,上级调黎鲁同志由上海人美社到我社任总编辑。我当时在办公室工作,就和黎鲁同志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最近,上海版协等机构为99岁的黎鲁举办了他的新书发布会《走出碎片化》,一时,黎鲁成了一个话题。

在我的印象中,黎鲁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他衣着朴素,沉默少言,我们年轻人与他之间似乎有很深的沟壑。但有一年国庆节我俩值班,终于有机会听他叙述往事。

黎鲁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他父亲是海关官员,可以说家里吃穿不愁。17岁以前,他在复旦中学、大夏大学读书,后到新华美专学习绘画,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生也会顺畅。但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1938年夏天,黎鲁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从此开始了他迄今81年的革命生涯。他回忆说,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极为危险,都是单线联系,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

黎鲁后来转到淮南新四军,先后担任教员、宣传干部和美术工作者。我看过他那时的木刻版画,粗糙但很有生活气息。

1949年,黎鲁随着解放大军进军上海,参与接收、改造私营美术出版业,直至50年代担任"上海人美"的副社长兼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当时,在一个画家云集的机构,黎鲁以老革命、红色专家的身份领导着对全国民众深有影响的连环画出版,是令人仰视的。最近,碰到前辈颜梅华、汪观清,他们说包括赵宏本、贺友直等一代大家都曾是黎鲁的部下。这一段时间,是黎鲁事业的高峰。"上海人美"是中国南方连环画创作、出版的大本营,黎鲁就是这个团队的总指挥。1949年以前为私营机构绘画的画家都转而为"人美"服务,如1953年"人美社"绘画稿是7000余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行了3000万册,黎鲁主编的《三国演义》(60册)也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优质连环画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遍布大街小巷的小人书摊成了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要渠道。因为看电视、看连续剧都是几十年后的事了,对50年代文化程度普遍不太高的大众来说,连环画因其故事性强的特点而成为推广主流意识形态再适合不过的载体。

正当黎鲁风生水起的时候,发生了反右斗争。当时"上海人美"有七个画家为了提高业务自发成立了"七叶社",常在一起聚餐、讨论业务,当然,谈天论地也可能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其中包括贺友直、汪观清、郑家声、江南村等。于是,他们被内定为右派。这时,黎鲁却向上级反映"七叶社"是他授意建立的,出发点是组织这些画家学习新思想,提高业务。"他们的活动都向我汇报过,我担保他们不是反党分子。""人美社"社长吕蒙也是位老革命、新四军的首任宣传处长、新中国成立后的九级干部,他也敢于担当,为"七叶社"开脱责任。碰到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黎鲁没有躲在一边,选择了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结果这七人幸免被划为右派,黎鲁与吕蒙在1958年党内"反右倾"时受到降职处理。其中,黎鲁降两级,"落"下来做普通编辑,这冷板凳一坐就是整整20年。

黎鲁来我社正逢百废待兴之时。书画出版社除了木版水印和字帖出版,与"人美"简直不能比肩,而黎鲁的责任是使一个新社开始发展。记得他在这里任职七年,最关心的一是木版水印,一是创办《朵云》。

左图:黎鲁1946年所作木刻《愤怒》

上图:黎鲁依然笔耕不辍

此前,木版水印大多印制单幅画,成册的少。黎鲁来了以后,重用岑久发同志,并与上海博物馆合作重梓《萝轩变古笺谱》。这本笺谱一函二册,共196页,是明代天启年绘刻的,孤本在上博,弥足珍贵。1980年前后,朵云轩刻描、刻板的技师都在上海博物馆上班,加上水印,历时数年在1981年完成浩大工程。当时有限印刷300本,售300元一本,以为天价。但到2011年已在拍卖行拍到28万元一本,价值被收藏界再度发现。另一部明代大书《明代十竹斋书画谱》紧接着启动。这本书一函16册,原本刻于明代万历年间,共计356幅书画,勾描、刻板、水印、装帧的工程极其浩大,令人望而生畏。黎鲁同志拍板启动工程,他支持茅子良同志抓这一项目,动用了50多人,历时5年完成项目。这一大工程主要在黎鲁同志的任期里完成,1985年举行发行仪式,而黎鲁同志1984年末离休后已骑自行车在外省旅行。当时,同事们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一工程,但等到这套画谱1988年在莱比锡获了国际大奖,这套书全部卖完还不断有人来要货,才看出黎鲁当年决策的高度。1985年该书每套售价1900元,现如今也已拍到十余万元一套。黎鲁在对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很怀念当时员工齐心协力的拼劲,怀念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方行的支持,说方行了不起,看得准——黎鲁没有贪功为己,显示了很高的品格。黎鲁抓的这两个大项目,使朵云轩木板水印的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由绘画深入到内涵很深的学术文化。这也是后人很难超越的地方。

1980年5月,我由局编辑业务培训班毕业调到黎鲁同志身边任编辑组组长,又亲眼见证他创办《朵云》的全过程。

当时,全国大型书画学术刊物奇缺,专家无处发声,读者看不到好东西。黎鲁决意要搭一座桥,使两者贯通,他创办大型国画学术刊物取名《朵云》,也是想让朵云轩的传统业务得到更好的传播。当时,身边并没有老资格的办刊人员,黎鲁就一边带青年,一边自己动手。据我亲眼目睹,上百份的约稿函都是他逐一亲笔写的。因为很多名家与黎鲁熟悉,他了解他们的特点,认为用统一的约稿函不合适,都要根据收信人的情况写信,才能征得合适的稿件。就是这样,通过一篇篇满怀深情又有专业水平的约稿函邀得了很多优质稿件。

那时,黎鲁也注意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意见,使1981年初创的《朵云》慢慢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品牌。记得首期印了一万多本仍供不应求。《朵云》也因为层次高、信息量大、学术性强、文章别有特色而聚起了人气,成为全球国画史论界的理论高地。黎鲁离休以后,《朵云》持续了很长时间,在2008年因为形势变化而停刊,但它的历史性贡献不容置疑。

黎鲁官复原职以后,在单位从来不讲自己"三八式"干部的革命经历,也从来不讲1958年削职为民整整二十年所受的冤屈,这是极为鲜见的。但黎鲁并非没有己见。我在"文革"中参加工作,在1974年入了党,记得1984年7月组织让我参加干训班,其中之一要写自己的"文革"经历和认识,这份文件需要黎鲁签字。记得在一些问题上,我与黎鲁的看法有分歧,这一次他比较严肃地与我交心,要我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这段重大曲折以及危害性,认识上面有错,我们个人也要吸取教训。多少年过去了,回想起来记忆犹新。

黎鲁的生命似乎注定要与自行车结缘。他离休时64岁了,当时社里已有一辆老式上海牌小车,但在我印象中,黎鲁每天上班都是自行车来去,在市内出差也不动用小汽车。大约在1980年他60多岁时,他还与高式熊、林野两位先生一起结伴骑自行车远行,从上海一直骑到福建厦门,一路写生,约见作者组稿。三老回社以后,成为社里的"神话"。黎鲁的离休批准书是1984年11月下达的,几乎同时,他已骑车出发去长途旅行。11月末,我在杭州参加版权培训班,记得下起了极大的雪,黎鲁骑自行车找到我的住地,可惜那天我们集体外出参观,回到宿舍看到他的留条,才知道他一个人来找过我。

黎鲁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离而不休,万里单骑,在八九十年代跑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有两大本游记《八山十七水》《穿越南北中》为证。其中1991年他70多岁时从上海骑车经朱家角到重庆,历时五个月零四天在外跋涉。与众不同之处,他是一边游,一边画,一边做详细的笔记,细致记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市场状况以及价格。记得最初出行还没有身份证,他让我写一张单位介绍信,希望当地接待,但不要写他正处级、离休干部的身份。他怕人家认为他级别高,安排到高档宾馆,反而付不起食宿费。由此,我才知道他骑车出行是苦游,以苦为乐。黎鲁告诉我,在安徽住过几角钱一晚的旅馆,是通铺,与最普通民众住一起。

黎鲁与人交往,看似不善言辞,实际上有一颗火热的心。我在他的游记中看到,他每到一地,就寻访新四军的战友、画坛画友、作者,还有一些老同事。如《穿越南北中》一书中,黎鲁在1987年写的《苏鲁散记》一文中穿插刊登了与朵云轩老前辈、木板水印雕版退休技师罗旭浩、韦志荣的合影。当时黎鲁特地骑自行车到丹阳看望他们,与他们一起喝酒,还在罗旭浩家住了一夜,让这两位老师傅特别高兴。这样的寻访,也只有黎鲁会做。

黎鲁博览群书,记忆力非凡,读他的文章才知道这是长期训练而成。比如他的文章里经常会出现五十年代某年某日某报登了一幅什么作品,画面是怎样的,谁题的词,读后令人大惑不解,怎么会有这样的好记性!光有记忆,没有深度也不行。黎鲁退休以后一直在读书,一直在思考问题。好几次,我们和他一起吃饭,他却很少动筷子,注意力都在谈他想的问题。他说他是读了书,知道了马克思,知道了社会主义,才去闹革命的。作为有思考的革命者,离休以后他不断探索,不仅思,而且写。他的《车轮上的思考》(49则)就是集中记下他的思考轨迹的49篇散记,《美在先》《圆和方》《王权象征》《鲁迅二题》《几百年格局》《失败的不是革命》《由于解放思想》等,文字简练,思维活跃。

一年前的春节,我去给黎鲁拜年。他坐在朝北的房间里,桌上是一叠文稿,正在写作。墙上挂着他新绘的山水画,细笔山水那一路的。年近百岁的老人能饭、能行、能画、能写,让我震惊。那天,他给我看《思而不学散记十二篇》,告诉我正在编写文集《走出碎片化》。我拿回书稿,仔细看了一遍,发现他的思考很连贯、有深度。他并不盲从,但通过大量阅读和思考,他还是回到年轻时对马克思的信仰。最近《走出碎片化》新书发布时,记者问他人生的感想,他非常清晰地说:"参加革命最大的体会是要学习马列主义,要读书,要实践,要心口如一。今后我还是要按这个方向努力。"我在旁边听着,感到他说得很真诚,八十一年不改初心!难得!

这次99岁出版新书,并不是黎鲁的句号。他的稿约不断,最近还写下几篇长达万字的文章,回忆我国出版业、连环画业的发展历程。黎鲁在位时就不劳秘书,99岁还自己动手写作,他是我所见的人中奇迹。

诗与画

我的手扬起

莹莹

前方的天空如一扇门
我每迈动一步
都要伸手推开

岁月动了恻隐之心
停下了脚步
我如初生的婴儿
用想象来勾勒整个世界

一株独花兰
露出骄傲的花苞
身躯挺直到云霄

我的手扬起
想抚摸每一颗星辰的脸
却摸到了春天

街角虞美人(油画) 窦洪伟

落叶如花

谢蔚明

陈鹏举

我很想念谢蔚明,谢老。他是报界前辈。年轻时是战地记者,报道血战台儿庄。李宗仁特地请他看戏。戏场主桌,就坐李和他二人,可见他有大功劳。他还采访长沙保卫战,经历过长沙大火。上世纪50年代后,作为记者,他见过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他有难,在京家人变卖字画。他朋友托到黄永玉,黄请荣宝斋许麐庐出最高价收购。当时他和黄还不认识。之后成了好朋友。90年代末,谢请黄来上海他所在的报馆,我在那里初次见到黄永玉。

我和谢老一起去过黄永玉在北京的万荷堂、在湘西凤凰的玉氏山房。万荷堂农历七月,月色很好。万荷池边摆家常小宴,赏心之极。主人随口吟出个上联:"斟酒迎月上。"他夫人梅溪,紧接了一句下联:"泡茶等花开。"自然贴切,应景。谢老觉得正好有问题可问了。他说鹏举把清人的一副七言联删成五言:"岁月荒唐过;文章恐惧成。"他觉得"荒唐"两字不好。黄说,荒唐有什么不好?知道荒唐,就不荒唐了。黄接着说,"恐惧"两字倒不好,写文章有什么恐惧呢?接着大家到画室去,请黄把这联改写一下。他写了,随手把"恐惧"改成"腼腆"了。

去玉氏山房,是在辛巳春正。谢老比黄大一些年纪的,可他是记者,自然很追星的。我们大年初二到,黄陪我们玩了三天。第四天,德国原驻华大使夫妇到了,黄说他要陪他们一下,让我们自己玩,饭点报到一起吃。谢老没自己玩,他叫了凤凰城里的机动敞篷小车,跟着黄和德国客人的车到处跑。黄在白羊岭家大晒台和客人聊天,他远远坐在一边听着。记者的范,他真是不改。初四下午,在夺翠楼喝茶,赏窗外盛开的蜡梅。黄独自上了二楼。夺翠楼缘山而筑,从一楼的上方,可见黄在画画。谢老悄悄地上去了,又悄悄地下来说,"永玉在给我画画。"果然,过了会儿,黄拿着一幅蜡梅图下来了。谢老高声朗读图上的题字,里面有"谢老八十多岁了,还这么远来看我,我不能不画"这么动人的句子。谢老自然心生喜欢。不一会儿,黄又上二楼了。谢老又去看,下来悄悄对我说,是给你画了。黄拿画下来,谢老迫不及待去掀有文字的边。黄说了声,小心没干。谢老愣了一下,随后又读图上的题跋。也是一幅蜡梅图。题跋长了些。谢老感觉明显不快,快快地说:"给鹏举题得那么长,给我画画,还说不能不画。"大家都笑了。

谢老上海家在国权路。老工房底楼,进门有个很小的客厅,占地差不多也就一桌两椅。可这里坐着很舒服。因为有好东西看。譬如黄永玉给他画的一幅白描造像,一边题着:"谢家子弟未有此清癯者",画和字都入骨三分。还看到黄随手用水笔写在一张小纸上的十来副对子。记得我抄录过。几乎都像"昨夜轻雷瓦上;今朝丽日窗前"这般的妙句。还有聂绀弩写给谢老的条幅。聂用毛笔抄写的写给胡风的诗,看了不禁落泪。谢老看到我做给刘绪源的对子:"无为不入世;有情始作人",他说写得好,命我写了下来,让潘亦孚配了镜框,挂在了他床头。那天去他家,他特地让我看了。这是前辈奖掖,难忘。谢老有一任妻子是女作家苏青的女儿。他说苏青用过的一个砚台,哪天找出来送你。过了几天,他郑重其事地说很遗憾,说他想起来了,那砚台早先已经送人了。

谢老出过一本书,书名是《杂七杂八集》。书里写到了他见过的郭沫若、齐白石那些人。他关照我,也带我认识了不少那样的人。有次在北京,他带我见了黄宗江,还请黄宗江代我出面请饭,还考虑到饭局的开销,在一个胡同饭馆的地下一层,请来了朱家溍、王世襄、吴祖光、杨宪益等老先生,还把刚好来京的魏明伦也请来了。济济一堂,可知黄宗江有多热心仗义,也可见谢老是多大的范。

谢老当年在难中,他的朋友张伯驹也同样境况不佳。两人有信往来。他写信给张,认为张有必要把他当年捐献字画的真实经过写下来。张还真写了,用他独有的鸡毛一般飘摇的字,写了他收藏和捐献《平复帖》《游春图》的经过,内中讲到,《游春图》是由故宫博物院原价收购的。张写完后,把手迹寄给了谢老。他相信谢老会好好保存它。我见过和仔细读过这份手迹。老一辈人崇尚公义,看来是铭心刻骨的。两个患难中的人,想到和做了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就像活着要吃饭一样自然。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周玉勤同志因病于2019年3月22日3时01分与世长辞,享年91岁。

周玉勤同志的丧事一切从简,告别仪式已于2019年3月26日举行。在此,特别感谢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周玉勤同志病重期间给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特此讣告。

刘文魁携全体家庭成员泣告
2019年3月27日

内资清算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上海静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解散。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天内向清算组(委员会)申报债权。

公司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文汇路1128号356室
清算组(委员会)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博航路68号招商局上海中心10楼
清算组联系人:邢欢 **电话:**18817574197

遗失声明

上海经贸淞海报关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国际机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2900027473104,声明作废。

伟大战士

胡世宗 陈广生 著

为何没有火车上的照片?

张峻却没有留下一张雷锋在火车上做好事的照片,这是他深感遗憾的一件事。

雷锋出差,在火车上也不闲着。那时候火车上供应热水是由列车员提着水壶给乘客倒热水。雷锋看列车员忙碌,便不是拎着大水壶给乘客倒水,就是拿抹布帮助列车员擦玻璃窗,或扫地、拖地。

火车开动不久,列车上的女列车员面带微笑地站在旅客面前,说:旅客朋友们,现在请大家选举一位旅客安全代表……她的话音刚落,一个旅客就站起来指着雷锋说:要选就选这位解放军同志,大家看同意不同意啊?旅客们热烈地鼓掌表示同意。

雷锋也不推辞,他向旅客们致意之后,就戴上了红袖章,和列车员一起忙活起来。当给车厢里的旅客送完一遍开水之后,他站在车厢中间,熟练地用普通话说:旅客同志们好,大家乘坐的这次列车,是由沈阳开往大连方向的,沿途经过苏家屯、辽阳、鞍山……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又继续说:因为车厢里旅客较多,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精神,请给抱小孩的和老弱病残的旅客让个座位……

张峻听得有些惊异,这么短短的几个月里,雷锋的普通话进步得这样快!他对沿途站名报得对吗?张峻带着疑问走到列车员身边问了这个问题。列车员笑笑说:那当然,请你放心,这个解放军同志背得比我还熟呢,他是一位穿军装的合格的"列车员"。

张峻是一个爱较真儿的人,他想知道雷锋何以在列车上做旅客安全代表做得这样"称职"。他看列车员也在忙碌着,不想多打搅,就到列车长办公的小屋里与列车长攀谈。列车长对雷锋非常熟悉,他说,这个解放军战士经常乘坐沈阳到营口的火车,和这趟车的司乘人员很熟。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个子解放军战士,特别热情也特别勤快,一上火车就为大家做好事,帮助列车员和旅客,一直忙活到下车。张峻还了解到,雷锋还利用这个机会和列车播音员学普通话,有时还代替广播员向旅客做宣传。他这样不但做了好事,还兼学了普通话。

车上旅客较多,座位紧张。雷锋索性让出自己的座位,一直帮助列车员干活儿。

张峻被雷锋感动了,他自然地拿出了相机,不放过雷锋在列车上做好事的镜头。在他举起相机要拍照的时候,乘警过来了,很严肃地对他说:"解放军同志,你不能照相!"张峻问:"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让拍照啊?我拍的是这位解放军同志当义务列车员的照片,有什么不对吗?"乘警说:"你拍可以,你拍了我们就不好交差了。你知道火车上都坐着什么人啊?有工农商学兵,也免不了有地富反坏右。你又没有调查,你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不是好人?你没有调查,拍照完了,登报了,让地富反坏右见报了,他们的模样上了报纸,这就是政治问题。人家找我们,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位同志啊,你怎么一点阶级立场都没有哇?"

张峻当时想,我不在你这儿拍了,哪儿不能拍?我天天陪他做报告,以后再拍!所以就没有拍。过不久,雷锋就牺牲了。想到这些,张峻就悔青了肠子。他和雷锋在一起的日子,为雷锋拍了许多照片,唯独没有在火车上做好事的。

雷锋在部队迅速成长,1960年11月23日,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做出决定,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同一天,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上报并下发了《关于在部队开展学雷锋赶雷锋运动的情况》。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和青年处联合提出了《关于运用雷锋典型事迹做活教材配合部队当前教育的报告》。同时,军区工程兵党委做出了《工程兵运用雷锋活典型向军内外进行活的教育的总结报告》。

1960年12月6日,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发出《关于转发工程兵党委授予雷锋同志"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决定的通知》。

按照军区工程兵政治部指示,雷锋被临时调到沈阳,到工程兵所属各个单位,做忆苦典型报告。在巡回报告过程中,工程兵政治部和雷锋所在团都指派专门人员陪同前往。他的事迹通过各种会议和报纸报道传向了军内外。这样就不仅是工程兵所属单位了,相临部队和其他部队,还有地方的机关、企业、学校,也都请他去做报告。

从1960年11月2日到1961年1月15日,在这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里,雷锋应邀到兄弟部队和地方大、中、小学做报告27场,听众达两万二千余人。他的报告内容不仅是忆苦,也汇报他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干事于长清、洪建国及工程兵舟桥第82团政治处干事季道逵等多人均有陪同雷锋外出做报告的经历。

于长清回忆与雷锋赴兄弟部队做报告的途中,他在火车上主动为旅客倒水、找座,帮助列车员扫地、擦玻璃窗的情景。当大家得知他就是雷锋的时候,都纷纷围拢过来,要求他签名留念。

洪建国回忆陪雷锋到工程兵所属部队和一个海军基地领导机关做巡回报告的情况。到兄弟部队后,他坚持住在临时来队探亲家属的接待房,吃饭坚持按战士出差的伙食标准,身上穿的仍是那补了28个补丁的旧绒衣,脚上穿的还是那双补了很多次的袜子。那几天,他每天给兄弟部队的首长和战友讲自己的故事,指着手上被地主婆砍伤的刀痕和疮疤,痛说苦难家史,热情赞颂党的温暖和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激励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同心同德战胜暂时的困难。有时他做完报告激动难眠,就起身读书。洪建国一再劝他买件新绒衣,不要太亏待自己,防止搞垮了身体。他老是笑着说:"现在吃的穿的,比在旧社会好到天上了,旧绒衣比麻袋片要好千万倍了,只要咱们国家建设发展快一点,我们生活苦点也是值得的。"

(二十一)

连载